四庫全書

子部

儼山外集卷十二

明 陸深 撰

玉堂漫筆卷中

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邋遢張仙人即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太僕玄敬嘗為予言蘇城人家有三

丰手筆蓋與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雲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云三丰陝西寳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為親密亦愛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寳雞洪武中三丰亦來寳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父柘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客柘城時擾汝家名毅

者為誰答曰吾髙祖也三丰曰吾曽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識三丰薦之為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遇而還十五年文皇再遣寳雞醫官蘇欽等齋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渇思親承儀範甞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虔請真仙道

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
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龍虎
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俟雲車夙駕惠然降臨
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此舉實託之以
別有所為忠安行事有密勅云又淮安王宗道字景
雲學仙甞與三丰往來游從永樂三年國子助教王
達善以宗道識三丰薦文皇召見大華殿賜金冠鶴
氅奉書香徧訪於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

無所遇而還復命近見都公談纂記三丰在洪武永樂中事三則祝希哲野記冷謙作仙奕圖以遺三丰一條此不錄

洪武二十八年戶部節奉太祖聖旨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為各邊屯田之法

彭惠安集有云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亢旱則低處得過

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按此可
論吾縣東西鄉之利害

國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行
視謂之巡撫事迄而止無定員宣德間以關中江南
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北
兵興於是內省邊隅徧置巡撫官矣今惟浙江福建
無巡撫時設巡視陝西一省則有四巡撫北直隸則
有兩巡撫云

丁酉歲予自四川左轄名爲光禄入朝面見候五日乃罷因免朝故也後轉太常兼讀學詹事兼學士皆不得面恩當時叙菴李公時在内閣曾與論請行午朝禮叙菴以爲難彭惠安公韶弘治初因彗星上疏云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但於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户部兵部有緊急錢粮邊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

令先期開具事由奏乞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
一如午朝之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御前
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
官資望未可之類内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
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
行者亦就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旨
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
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温顔俯詢曲折如此不

惟世事日熟而聖明耳目開達羣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聖駕既不廢午朝之典人可率羣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矣其議如此若用之今日尤切事宜老成先見可敬可服己亥南巡還有旨各衙門俱嚴公座仍許禮部都察院叅劾予掌詹事印日往衙門與崔少詹後渠坐堂復至東閣晝㑹一時冷局為之振作時見左順門陳御座設黄幄於上將朝廷

欲修午朝故事耶因讀惠安新集備記於此

張文潛以水喻作文之法至謂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此言切中今日之獘

太祖時南京官僚想用傘蓋龔封誠意伯劉基有華蓋殿侍宴退朝詩云團團褐羅傘被服金文章可見

史記扁鵲傳飲以上池之水上池水竹木上未到地水

宋高宗南渡建炎初有臣僚名對所陳劉子首曰恭惟

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頥浩當國見之笑
曰秀才家識甚好惡文章之弊一至於此爲之浩歎
柘湖今在華亭縣南六十五里本海鹽縣地王莽時改
曰展武因陷爲湖
扈瀆今在上海縣北十里本海鹽之東堰晉袁崧築壘
以禦孫恩者
上海縣元末割華亭東北之五鄉分置唐天寳初割海
鹽之北境置華亭縣

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姑蘇據浙西五郡十九年發松江嘉興湖州杭州民夫築杭州城松江入皇朝當在龍鳳年間吳元年上海錢鶴臯平

靜安寺在縣西北十里中有赤烏碑陳朝檜

永定二年割海鹽鹽官隸海寧郡上海又嘗屬錢塘矣

蘇丑字叔武歙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隱逸自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近時江南

人家有好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又可為監戒也

懷素自敘帖近刻石於蘇州兼刻古今題跋出於文徵明父子之手爛然可觀内蘇欒城一跋云予兄和仲蓋謂東坡自題曰蘇轍同叔在紹聖三年三月謫高安時所寫豈有所諱耶將别有字行而子瞻子由将顯著者耶其印仍曰子由李西涯跋云舊聞秘閣有石本今不及見在弘治十一年九月所寫時已入閣

似指今内閣而言空青曾紆紹興三年三月曾跋一過而文徵明所引曾空青云馮當世本後歸上方而石刻為内閣本此指宋内閣而言按宋無内閣而本朝無秘閣用字微有不同而制度當考釋大虛蕩字細觀刻本當是薄字草法稍作轉揖爾若蕩字亦可通不若薄義為順也建業文房之印當是徐鼎臣兄弟筆意尚存繆篆之體爾嘉靖庚子四月廿日晨起偶覯因書所疑南窻下兩目作花投筆浩歎

張戸侍西磐潤字汝霖山西平陽人一日過予與論薛

文清公西磐云曾聞劉少師晦菴言讀書録乃公記

每日所得故不厭重詞複説以資尋繹玩味最可觀

後來為人分類剖析作著述之體殊非本旨近樊御

史得仁所寄重刻本則又決裂破碎矣不但著書之

難而傳書之難如此

全椒樂韶鳳洪武中以兵部尚書轉翰林院大學士以

病免起為國子司業

永州府舊志李應宗零陵人洪武五年進士蔣獎洪武八年進士亦零陵人道州李克遜洪武丁卯科進士丁卯為十九年皆不開科當有誤唐福領永樂乙酉科進士永樂有丙戌亦無乙酉科

國朝進士科始於洪武四年辛亥吳伯宗為狀元自後罷試至十八年乙丑為丁顯榜二十一年戊辰為任亨泰榜二十四年辛未為許觀榜是年五月重試則韓克忠為狀元二十七年甲戌為張信榜洪武中又

有張顯忠花綸皆稱狀元送花狀元歸娶詩見練子寧集丁丑年有陳安榜庚辰則胡靖也

衡山後生竹最大名曰南竹土人截取其筒以為甑節處可製盥盆然在深山中人蹟不到之處

世傳七賢過關圖或以為即竹林七賢爾屢有人持其畫來求題跋漫無所據觀其畫衣冠騎從當是晉魏間人物意態若將避地者或謂即論語作者七人像而為畫爾吳南舉人云是開元間冬雪後張說張九

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虞伯生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圖裏一人存又有槎溪張輅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遥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是必有所傳云

元高德基云吳人尚奢爭勝所事不切廣置田宅計較微利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故謂之蘇州獃自今觀之獃豈獨蘇哉

儼山外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外集卷十三

明 陸深 撰

玉堂漫筆卷下

富韓公嚴重每言辭皆厲邵氏聞見録記其一則曰㢸嘗病今之作文字無所發明但模㩊依違而已人之為善不易人之為惡必用奸謀以逃刑戮君子為小人所勝不過禄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

褒善貶惡使善者貴惡者賤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畏怯也

世言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此自唐開元間總結經律論之目至貞元間又增新經二百餘卷宋至道以後惟淨所譯新經又九千五百餘卷予見南宋藏經與元藏亦不同而本朝藏經又添入元僧以後諸人文字而卷數仍舊豈亦有添減歟

襄陽大堤曲有倒著接羅花下迷蓋用白紗作巾南朝

雖帝王亦服白紗帽沈攸之所謂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耳又別有白疊巾白綸巾後世惟凶服乃用白

王文端公抑菴知制誥幾廿年其出也楊文貞公為之也初文端與文貞同閈里且聯姻文貞雅重其人欲留以代已文貞之子稷惡狀已盈中朝士大夫皆知而不敢言於是慫恿文端言文端直諒人也遂言於文貞文貞甚德之欵謝以為非君不能聞文貞不久遂有省墓之行實欲制其子也稷之狡猾已陰得文

端之言而為之備驛遞中皆先置所親譽稷之賢復颺言曰人皆忌其功名之盛故謗稷耳反以是中丈端丈貞歷數處皆然稷復逆於數百里外氊帽蠟油靴舊青衫朴訥循理儼然謹愿人也家中惟圖書蕭然為惡之具悉屏去而親戚皆畏稷交譽之丈貞遂不信丈端之言并以疑其妬己及還朝遂出之於吏部初仁廟時官爵最不輕授陳德遵循以狀元滿三考仁廟最愛之欲陞侍講學士丈貞以為太驟止與

侍講仁廟面諭德遵以故猶以許之德遵遂銜文貞
未幾仁廟賔天德遵已失遭逢之會遂鬱鬱移疾還
日夜嗾其鄉人告稷惡狀鄉人皆畏其宰相之子不
敢發會建安楊文敏公既卒鄉人訐其子於朝中官
王振持其奏言於閣下曰楊先生肉未寒而遂受誣
若此何以處之初文敏與文貞同事頗不相能及是
遂曰既然須與別其是非中官曰當下撫按耳文貞
以為不可使宰相之子而辱於撫按之手須錦衣官

校提來實欲辱之也既來白其辜坐告人以誹朝廷與其子為尚寶官而去德遵聞之遂言於鄉人曰汝以為宰相之子朝廷務姑息之大敏公獨非宰相乎具藁速其來上王振得之遂不告於大貞而以大敏故事處之逮來獄成議置重典初仁廟與三楊君臣俱泣曰汝必輔朕子孫朕亦俟汝子孫死故三楊子孫皆有勑稷之敢於為惡亦有所恃也稷既繫獄大貞得疾猶欲援勑以贖稷死命次子導槀檢勑導槀密秘

之託以稷先持去遂弗及叔余聞之丹徒靳宮諭云
予遊金陵觀大功坊回龍巷想見當時君臣之際焉大
將軍為人謙謙不伐又從父老問大將軍時事其慼
元帝於開平也闕其圍一角使逸去常開平怒亡大
功大將軍言是雖昏主然嘗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
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予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
之固便開平且未然嗚呼深遠矣
文章貴簡明王伯厚甫嘗稱歐陽公劉柳無稱於事業

姚宋不見於文章過於唐人所云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為文章而不知嚴廊終不若漢人所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尤為痛快也

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人是年賜第八百餘人宋朝故事每廷試前十名御藥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高宗建炎間始罷之

晉悼公入告羣臣之詞左氏國語並載而不若左氏之簡嚴也左氏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國

語作泒之及此天也惟此語勝左氏
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蓋天曰渾天宣夜無傳周
髀蓋天考驗多失獨渾天近理其言曰天如雞卵地
如卵黃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
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本無度因日一
晝夜所躔闊狹而名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
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一年而一周天以一日所行為

一度故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星辰之相去月五星之行躔皆以其度度焉蓋天之有度猶地之有里也一度畧廣三千里周天大畧一百一十萬里上下四方徑各三十六萬里後漢地里志度各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又按學林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則地至天萬五千里爾按唐書一行梁令瓚候之度廣四百餘里上下四

方徑各五萬餘里周天實一十六萬里地上地下各八萬里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宜並存之

天圓如倚蓋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繞極七十二度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入地三十六度繞極亦七十二度常隱者謂之下規

丈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其不動者二十八宿是也日為陽精月為陰精五行之精為五星布於四方二十八舍為宿咸列布於天運行躔次

用示吉凶焉

天道左旋七政右轉一云日月本東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蟻右磨疾蟻遲天一晝一夜而一周又過一度日一晝一夜而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云月行速日一度月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七日强而周天又二日半强而後與日會

二十八宿之度本因日行所躔而名本無度也度之最多者莫如東井至有三十四度其最少者莫如觜觿才一度何則井斗不與日躔相當其度不得不闊

觜鬼與日躔纔相及其度不得不狹也

日所行謂之黃道本無道况色乎歷家入筭姑以色標識之黃色之中日道居中故也月行青朱白黑者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方色也傳曰朱道一出黃道南蓋指南陸而名之不曰赤而曰朱何也赤道分南北之中古今不易南陸稱朱所以避之也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內外赤道横而黃道斜斜長於横故黃道為之增若赤道居中黃道旁出旁狹於中故黃道為

之減此自然之數也

日行黄道七政循黄道左右而行冬至日去北極最遠者百一十五度半弱夏至日去北極最近者六十七度半弱二分去北極九十一度半弱

日行黄道月行九道日月行相去最遠者二十四度最近者六度青道二出黄道東朱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黒道二出黄道北北其交也必由於黄道而出入故兼而言之曰九道也

月行黄道内謂之隂歴行黄道外謂之陽歴東方青龍七宿謂之東陸西方白虎七宿謂之西陸南方朱雀七宿謂之南陸北方玄武七宿謂之北陸總之二十八宿而天體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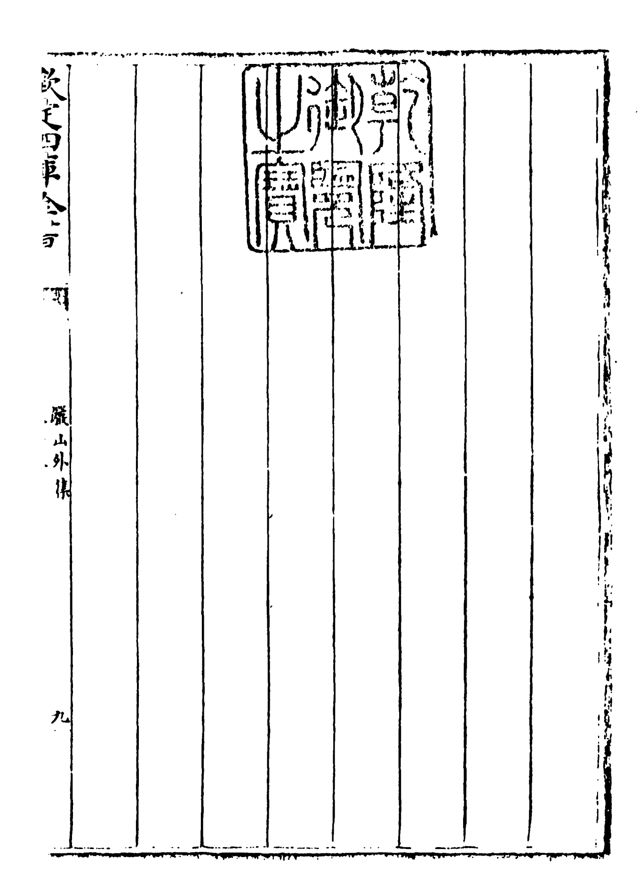
日行舒月行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

凡日月無光曰薄虧毁曰蝕虹蜺曰暈氣在日上曰

戴旁對曰珥半環在旁向曰抱背曰背

凡五星所行同舍曰合變祆曰散五寸之内光芒相及曰犯相冒而過曰陵掩之曰食自下往觸曰犯居其宿曰守經之曰歷相擊曰鬬環之曰勾繞之曰已早出曰羸晚出曰縮

凡星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太史總甘石巫咸之星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



巖山外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儼山外集卷十四至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吳襄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周士標

儼山外集卷十四

明　陸深　撰

停驂録

宿州有睢陽驛凡以睢水在其南也然古睢陽乃今歸德州即張許死節之地予過而問焉屢更河患亦既漫滅矣正統間予同縣人衛君庸知州事嘗採輯史傳文集為唐忠臣録已巳年刻之後正德已巳翻刊

人以為有數正統有土木之變正徳逆瑾之變在明年庚午八月盖六十之數云夫文獻之廢興非特有數抑亦有世道焉

予觀唐之盛莫過於貞觀開元其時文章則燕許沈宋字畫則歐虞褚薛皆温潤藻麗有太平氣象天寶以後多事之日則杜工部顔魯公出焉其辭翰非不雄偉俊拔也而流離死亡之禍具見弘治末予初登朝士大夫之賢者皆喜習顔書學杜詩每與亡友王韋

欽佩論之欽佩以為非佳兆孝皇賔天逆瑾亂政辛未壬申之間霸州盜起攻城破縣殺戮甚慘至煩兩路用兵而川蜀之盜尤烈竭天下之力僅能克之於是魯公之忠節工部之詩史亦畧彷彿覩矣嗚呼學術可不慎哉

李憲副夢陽字獻吉號空同子弘正間名士與予交好嘗約獻吉遊吴卜居予將入梁訪族二十餘年未酬也嘉靖己丑秋獻吉尋醫渡江留京潤一兩月予適

有延平之行是歲除日獻吉下世子赴晉陽以庚寅三月二十一日經汴城而西望几筵一慟而已其子枝字伯材以空同子八篇來既燃燈讀之重為之流涕内論學下篇一條書劉閣老言李杜事微失旨劉名健字希賢號晦菴洛陽人相孝廟首尾二十年相業甚可觀素以理學自負予乙丑登第為庶吉士與衆同謁公於安福里第公告諸吉士曰人學問有三事第一是尋繹義理以消融胸次第二是考求典故

以經綸天下第三却是文章好笑後生輩才得科第却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兩個醉漢撒下許多好人不學却去學醉漢其言如此雖抑揚之間不能無過然意則深遠矣

予為庶吉士時謁東山先生劉公大夏時雍公誨予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已多難立朝矣只如朋友若兩三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今五十有四髮種種矣益知其言之有味嘗見周密公謹

所記趙德莊誨趙忠定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奬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襃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乃知古人造就後進者每如此

予自延平赴山西過潤時遂翁南歸未久相見勞苦外無他語但道子行得無受炎凉乎予笑曰不至是小人炎凉之態可處君子禍福之心可憐翁首肯之曰有是有是

吾松姚蒙先生善醫時鄒都堂來學巡撫江南訪而召

之以醫生見鄒公素嚴重姚有口眼歪斜發動疾公心輕之問曰汝亦有疾對曰有風疾曰既有風疾何不醫之曰是胎風公即引手令其診脉姚退却不前再命之再却公始曰診脉須坐呼座坐之姚乃方脉既畢公問之姚敘病源一二公亦知醫頷之最後姚曰大人根器上别有一竅出汙水公大驚曰此予隱疾甚秘汝何由知姚跪曰以脉得之左手關脉滑而緩肝第四葉有漏洞下相通既久公始改容謝之乃

求藥姚曰不須藥只到南京便好以手策之曰今是初七得十二日可到公曰知之矣即治行果十二日晨抵南京入會同館而卒吁亦神哉其孫舉人湘字清之向在長安為予道此可見前輩技能難及

宋楊彥瞻守三衢以書答狀元留夢炎畧云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墻既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讐者亦茹恥含愧而

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扃鐍遠引若避寇然余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繆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為予感其言録之以自警異日歸田當榜諸廳事以警子孫

名佃之名亦自宋賈似道公田始咸淳戊辰正月改官田為召佃召人承佃自耕自種自運自納與今法雖不同而其來有所自矣

文潞公富貴福壽古今無比致仕歸洛時年已八十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神宗以為名言夫有所享者必有所養燈籠錦事想亦出於傾陷者所為于鄉前輩陳晚莊先

生名肅字惟敬清修之士一日衣緋窄袖袍會席一士大夫素豪侈攬之曰何不改作先生正色曰我福薄恐難勝其人曰文潞公如何是豈知有所享者必有所養也

加耗二字起於後唐明宗入倉見受納主吏折閲乃令石取二升為鼠雀耗我太祖則每斗起耗七合石為七升蓋中制也江南糧稅每石加耗已至七八斗蓋併入雜辦通謂之耗意不止於鼠雀為也近時巡撫

乃於田畝上加耗則漸失初意矣五季漢隱帝時王章為三司使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當時人怨之史亦謂章聚斂刻急胡致堂推本其殺身以為興利之戒

儼山外集卷十四

儼山外集卷十五

明　陸深　撰

續停驂錄上

季札觀於周樂爲之辨徵徵理信美矣頗疑左氏之傳會未必實有斯事也又疑左氏亦爲後人所傳會未必盡出於左氏也何以言之按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事在哀公十一年時孔子年

已六十五矣前此詩樂葢嘗散亂存什一於千百比其篇什正其體裁然後謂之一經用以被弦歌而合律呂此三百五篇之大指也季札聘魯事在襄公二十九年是時夫子生方八歲安得樂工之所肄習與季子之所審定者皆吾夫子國風雅頌之新編也疑左氏之傳會以此又季子之所論皆槩其既往聆音尋義或有據依獨於歌秦則推其方來是於音義皆何所取而於列國若異例焉疑後人之傳會左氏者

以此先儒以為左傳出於劉歆父子而君子曰皆漢儒之文豈固有所辨耶

鄭漁仲謂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又謂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世儒義理之說日勝而聲歌之學日微馬貴與則謂義理布在方策聲則湮没無聞其言皆有見而朱文公亦謂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聞者此讀詩之所以難也夫樂之義理詩詞是也而聲歌猶後世之腔調

也兩者俱諧乃為大成漁仲又謂樂之失自漢武始蓋言亡其聲耳漢世樂府如朱鷺君馬黃雉子斑等曲其辭皆存而不可讀想當時自有節拍短長高下故可合于律呂後來擬作者但詠其名物詞雖有倫恐非樂府之全也且唐世之樂章即今之律詩而李太白立進清平調與王維之陽關曲于今皆在不知何以被之弦索宋之小詞今人亦不能歌矣今人能歌元曲南北詞皆有腔拍如月兒高黃鶯兒之類亦

有律吕可按一入于耳即能辨之恐後世一失其聲亦但詠月詠鶯而已此樂之所以難也求元審聲宿悟神解者世合有異材

本朝五嶽五鎮之祀多因前代其來遠矣泰山為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東鎮為沂山在今青州府臨朐縣華山為西嶽在今陜西華陰縣吴山為西鎮在今隴州衡山為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南鎮為會稽山在今浙江山陰縣北嶽為恒山在今大同府渾源州醫

巫閭山為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嶽為嵩山在今河南府登封縣霍山為中鎮在今山西霍州東西嶽鎮相去不遠北嶽北鎮相望千里而山脉一帶惟南嶽去南鎮三千餘里雖同在江南而間隔絶不相屬中嶽中鎮南北對峙而黃河界之今京師正當北嶽北鎮之中東西亦勻停而華山稍南於泰山若龍虎然南嶽在西南南鎮在東南五嶺為案而江河兩水為襟帶嶺南諸山為朝拜嶺南之南則南海為外明

堂我朝形勢真天造地設哉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中山武寧王將兵二十萬開平忠武王副之以取浙西十一月由太湖直趨湖州士誠悉發境中兵及赤龍船親軍戰毗山戰舊館戰皂林烏鎮相繼而敗生禽其兵六萬十四日取吴江士誠遣鋭卒迎戰于尹山橋康鄞公持戟督戰鋭卒盡覆乃進圍蘇城塞其六門刀劒林立金鼓雷震將士晝降城中食盡至煑靴以充饑凡十閱月城陷時吴元

年丁未九月也王封府庫縛士誠送京師籍其兵二十有五萬檄曰總兵官准中書省咨敬奉令旨余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成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為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仇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為憂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籍于道哀苦聲聞于天致使愚

民誤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其苦聚為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錢糧兵馬大勢而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乗勢而起或假元氏為名或託香軍為號或以孤軍獨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余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

度元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湘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兹姑蘇張士誠為民則私販鹽貨行刼于江湖興兵則首聚兇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

其參政趙璉因其待制孫㩀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苗直擣其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于元其罪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其罪五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丞相達式特穆爾南臺大夫巴哈特穆爾其罪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氓其罪

八也凡此八罪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黄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安斯民爰命中書左丞相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我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僚果能明哲識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余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產房屋仍前為

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于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余之言信如皦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遵外合備榜曉諭通知須至榜者　按此檄簡質昌大廟勝已卜於此固不待擒士誠而後為烈也檄中所指官以賄成罪以情免臺諫舉親而劾仇有司差貧而優富此元之末造啓聖之資也詩稱殷

鑒又安得吾輩不蹶然有省於斯初至正庚寅間參
議賈魯以當承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於世首
勸托克托開河墾田所費不訾又勸造至正交鈔物貨
騰湧又勸求禹故道使黄河北行起集丁夫二十六
萬河夫多怨瀏陽有彭和尚能為偈頌勸人念彌勒
佛號遇夜燃香愚民信之遂作亂蘄州有徐真一本
湖南人姿狀厖厚以販布為業一日浴於鹽塘水中
身有光怪妖彭之衆推立為帝以據漢沔欒城有寒

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起徐州其倡言亦云彌勒佛下生以紅巾為號未幾討誅之其黨毛會田豐杜遵道等復奉其子為主寇掠汝頴淮泗之間遂陷汴梁稱帝改姓韓國號宋改元龍鳳一云至正十五年乙未劉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為小明王都亳州改元龍鳳豈林兒即山童子耶審爾至正二十六年乃龍鳳十一年也明年我太祖稱吳元年又明年改洪武元年劉福通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殺檄中

所謂掠我邉氓者盖指此誘我叛將當是指諸暨謝再興也　按張士誠本泰州白駒場人兄弟三人士徳士貴以行稱九四九五九六先是中原上馬賊剽掠淮汴閒朝齊暮趙元不能制士誠為鹽場綱司牙儈以官鹽夾帶私鹽並縁為姦然資性輕財好施甚得其下之心當時鹽丁苦於官役遂推為主據髙郵以叛元命托克托討之師號百萬聲勢甚盛衆謂平在晷刻及抵城下毛葫蘆已有登其城者矣疾其功者

曰不得總兵官命令如何輒自先登名還及再攻之不下會托克托貶師遂潰叛乙未士誠沉海以數千人陷平江一云自福山港濟由常熟以入海運遂絶後元力不能制以詔招之累官至司徒自號成王改元天祐據有平江嘉興杭州紹興五路之地凡十年

初托克托之總師南伐也丞相雅穆讒之謂天下怨托克托貶之可不煩兵而定遂詔散其兵而竄之適駐高郵師遂大潰而為盜有先是托克托有弟額森

巴哈為中臺御史大夫董師三十萬南伐兵敗汝寧托克托匿其罪反以捷聞西臺彈劾托克托奏臺憲不許建言違者坐罪天下事遂不可為矣雅穆矯詔酖殺之後雅穆事覺亦杖死

陳友諒者本沔陽人為縣貼書及從為盜弟兄四五人好兵而狡庚子歲遂殺其君徐真一稱帝於采石五聖廟僭號曰漢改元大義我太祖親征之大戰鄱陽前後八十餘日友諒兵敗中流矢死其下復立其

子理於武昌改元德壽進兵攻圍一年理出降

賓儼水論一曰數二曰政大畧謂水之行紀於九六凡千有七百二十八歳為浩浩之會當其時雖堯舜在上亦不能弭過此以往則係於時政以貞元之水乃唐德宗任用裴延齡棄黜陸宣公之應告君如此可謂探本之論矣然大禹疏導之功抑豈可少哉近于西來魏太常莊渠會於吴門夜論河事亦以為水災常逢六數每六十年或六年必有變云六隂數也理

或宜然

歐陽文忠謂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而好為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宗師今世所傳絳守居園池記之外別無文字往年綿州金檢討皐鶴卿惠予一碑與園池之作頗類文章至此誠弊矣元次山有集予嘗借抄於王文恪公守谿先生家同年湛元明刻之嶺南簡質古朴如中興頌則典嚴法度矣歐

公尚猶歎之使公在今日又當如何為歎耶

予嘗謂後世文章之快暢者若阿房亂辭陽氷篆賛可

謂千古如新百過不厭者也賛曰斯去千載氷生唐

時氷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誰能待之後

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郡人為吾寶之此劉中山

禹錫之作姚鉉文粹所編有之歐陽公集古録乃謂

不知作者為誰豈公偶未之考爾

讖緯起於哀平之間相傳總八十一篇如尚書考靈耀

河圖帝覽嬉春秋元命苞孝經援神契春秋合成圖洛書甄曜度孝經鉤命訣春秋考異郵尚書璇璣鈐之類紀載雖異名命畧同疑皆一時術士隱叟所為故出一轍漢光武以赤伏符受命尤所尊信其書曰河圖會昌符自此以後風流漸靡而文體一變矣魏伯陽作周易參同契亦本緯書今世傳者文字結構頗為古質時作韻語多所根據顧有過於文人華靡之作豈其本於行持心思之密者非口耳比也明帝

時釋典東來其文字又别出矣嘗見石趙時麻襦與佛圖澄語曰酉戎受元命絶數終有期金離銷于壤邊荒不能尊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苗裔澄答曰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寧元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頽久遊閻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淩雲宇會於虛遊間言多隱寓有不可解視叅同之文一類也宋儒謂大藏翻譯多中國文士助筆亦恐或然將三竺亦自有授受耶盖不獨道有異端而亦有異端之文矣

王雱字元澤荊公子世傳荊公與明道論新法時元澤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大聲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法乃得行其氣象舉措是一紈袴無賴子弟爾寧中神宗再召荊公衆問荊公來否元澤乃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何難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二丈卜鄰以其修身齊家事事可為子弟法也其雅馴謹厚又如此豈二人耶又嘗聞荊公每獨處論量天下人才首屈指于

元澤曰大哥是一箇其次即呂吉甫章子厚蔡元度兄弟以下十餘人皆至宰相而元澤以早亡荆公雖偏褊不至溺愛豈毁譽成敗皆未足以盡人耶

漏水之製以銅作四櫃一夜天池二日人池三平壺四方分壺自上而下一層低一層以次注水入海浮箭刻分而上每刻計水二斤八兩二箭當一氣每氣率差二分半四十八箭周二十四氣其漏箭以百刻分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初初正初各

十分故每時共五百分十二時總計六千分歲統二百一十六萬分悉刻之於箭以今尺度箭之刻分尺之一分準刻之十分初初正初如尺之一分初一正一如尺之六分此其大畧也議者謂冬寒水澁不能如法流行近有以鐵九圜轉代流水者亦一法也又元朝立簡儀為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間作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此與日晷之用正同才可施之晴晝爾此外別有

鐙漏沙漏色目人又有玲瓏儀皆巧製也

馬嵬坡題詠甚多惟杜佺一首極為婉麗楊柳依依水

柏堤春晴茅屋燕爭泥海棠正好東風惡狼籍殘紅

襯馬蹄

唐姚合嘗令武功有縣居詩十首壬辰歲平定閒居讀

之甚愛乃盡錄之將求能畫者分段為圖懸之山居

以娛目

縣去京城遠為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

棲連舍惟藤架侵堦是藥畦更師嵇叔夜不擬作詩

題

久屈天然性為官世事疎惟尋向山路不寄入城

書因病方收藥緣飱學釣魚養身誠好事此外望

空虛

微官如馬足秖是在泥塵到處須隨我終年老趁

人簿書銷眼力盃酒耗心神早作歸休計深居過

此身

簿書多不會薄俸亦難銷醉臥慵開眼閒行懶繫
腰移花無蝶至買石得雲饒本自心中樂從他笑
寂寥

曉鐘驚睡覺世事便相關小市柴薪貴貧家砧杵
閒讀書多旋忘賒酒數空還常羡劉伶醉高眠出
世間

自下青山路三年著緑衣官卑食肉僭才短脉人
非閒客教長醉高僧勸早歸不知何計是免與本

心違

作吏荒城裏窮愁欲不勝病多唯識鬼年老漸親僧夢覺空堂月詩成滿硯冰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稱

誰念東山客栖栖守印床何年得事盡終日逐人忙醉卧唯知倦閒書不正行人間尚疎簡與此豈相當

窮達應天與人間事不論微官長似客遠縣豈勝

村覔日多無食連宵不閉門齋心調筆硯惟寫五千言

閉門風雨裏落葉與堦齊野客嫌盃淺山翁喜枕低聽琴知道性採藥得詩題誰更能騎馬閒行只杖藜

詩中多佳句有畫手難畫處但三年緑衣與故人得路之句似欠胄次然仕宦之不得意者亦是本色語爾唐都長安武功密邇首題曰縣去京城遠又曰遠

縣斯豈實録耶

儼山外集卷十五

儼山外集卷十六

明 陸深 撰

續停驂録中

宋章楶知渭州請城葫蘆河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熈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他砦數十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凡二旬有二日城成名曰平夏城靈平砦

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相繼築城于要害
進拓境土凡五十餘里由是夏人遂衰按范文正公
亦城大順禦戎之法此為上策予意今河套之地倣
而為之宜無不可如遼東二十五衛之設當為永利
若先城花馬池以次或可修舉也
石城滿四名俊人以滿四呼之其先元末有滿氏巴勒丹
者雄長西陲國初款附太祖高皇帝斥平凉固原荒
地俾之耕牧入隸版圖以騎射獵逐為利號滿家營

生聚日蓄有衆數千人成化元年遂據石城以叛石城四面陡崖深溝極險固俊以火四火能為腹心馬冀南斗為股肱要格保格為爪牙滿能滿玉為羽翼先是掘地得行元帥府事銅印以是部署帳下而反勢甚猖獗命都御史項公忠馬公文升討平之馬自有記

地網吴璘作於天水長道二縣之間於平地鑿渠每渠八尺深丈餘連綿不斷如布網然以礙敵騎亦能制

勝湖州士人仰臣字思忠喜談兵嘗與余議以鐵作三矛鑽刺地如鋪散列以陷馬足予為名之曰土鑽

少林寺有達磨面壁庵壁上有達磨身影透入人有屢磨之不能去宋仁宗嘗作一贊云坤之上乾之下中間一寳難酬價十萬里來作證明面壁九年不說話如何贊如何畫一回提起一回怕此金丹之說不知仁宗御製耶抑代言也

蕭齊衡陽王鈞好學嘗細書五經置巾箱中謂之巾箱

五經宋博學宏辭科許士子持書入試故巾箱板行其書甚多巾箱葢始於六朝

道鄉先生鄒志完敘遷上表有云昬昬瘴霧信爲提耳之師兀兀愁居因得致身之道古人所謂經患益能遭蹶得便者意葢如此雖然茍非踐此實境終爲未能深知蘇東坡有表云甞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又云

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横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此語使他人聞之或未知其工也惟予讀之則有悲喜交集者矣古人謂不行萬里道不讀萬卷書看不得杜詩有以哉

洮河緑石出洮州衛上闗西與西番接境唐以來名人多採之以製硯宋失其地故士夫尤貴重之色有淺

深體有老嫩猿頭斑瓜皮黄蚕子紋者為佳雪花無景者不足貴今泯州亦產硯石似一類云

清明前三日謂之寒食節天下皆然其事出於介子推山西尤重王惲有詩云晉人熟食一月節店舍無烟竈厨冷

山西三關比諸邊為弱一被寇患當事者皆甘心得罪勢不得不然也若蒙恬之累土為山植榆為塞因地形制險最為上策近有栽柳之法尤便易於榆按古

人之成法可用於三邊者若趙充國之屯田李牧用軍
市之租日椎牛享士趙奢為將所得賞賜盡與軍吏
魏尚守雲中出私養錢以享賓客軍吏皆要策也夫
謂之賓客所該甚廣凡游説探諜之人皆是宋田錫
亦謂厚賜將帥使之賞用足充供億若在今日能使
將帥不尅減軍士抑亦可矣

唐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
則卑者不得入又曰合葬非古也漢世皇后別起陵

墓魏晉始合又曰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又以漢祚長而魏晉短乃合葬之驗其言頗流於術家至謂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為列星乃為至論

沉香出林邑土人破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曰沉香不沉者曰棧香乃是一種木耳

金鋼鑽可以刻玉其質類水晶而色微黃出西域土人

於烏糞中得之生極高峯巒鷹鶚之屬打食於上遂吞而復出其大者極難得一云生百丈水底盤石上如鍾乳扶南人没水取之竟日乃得二說未知孰是云畏羚羊角則同

火浣布出西域火鼠毛織之一云漲海中有燃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土人剝取其皮紡作布若垢汚投火中燒之復精潔余嘗得方寸作白色乃蕉麻之類疑後說近之又南海中有㲉焚洲有獸名䂙猦狀如水

獺其頭身及他處了無毛惟從鼻上竟脊至尾廣寸許有毛青色長三四分土人捕得之投烈火中薪盡而此獸不傷見抱朴子豈火鼠類耶

呂申公晦叔當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聞之前輩云我朝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已上名姓懐之袖中暇即展閲

李邕字泰和江都人仕至北海太守世稱李北海杜子

美所指李邕欣識面者即其人也其父名善注文選文選有五臣者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并李善為六臣皆唐人也意當時奉㫖注釋故稱臣唐又有中散大夫李邕撰金谷園記者不知即一人否耶予昨記後唐明宗與我太祖加耗以為仁政按周世宗顯德中每石與耗一斗此出之於官以償轉運非謂取之於民也胡致堂論之曰受挽而取耗未嘗為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廪耳又謂不宜取而取者省耗是

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耗是也其意善矣我太宗定鼎燕都轉漕江南較之汴宋其費宜倍今運軍給耗每石已至三斗餘而漕政疲獘盖有兩端京通交納監督者太多運官部領刻剝者至巧東坡知揚州上言謂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桉此事想古所不禁若今日更有法以通融之亦漕運之一利也

司馬温公救荒疏謂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歴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按此今日救荒之上策要在得人行之勝於官粥賑濟多矣

朱文公為浙東提舉時與丞相王季海書曰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内而侍從外而牧守皆可以交結附託而得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説

也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旨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也吁可謂危言矣當時猶能容之季海殆未易及也

蘇黄門古史序曰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晦翁極歎服之以為非子長所及東坡范文正公集序

亦曰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如火之熱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其言如出一轍若其名理則當以水之濕為勝世有温泉湯泉寒固不足以盡水也

林竹溪論歐曾老蘇東坡所以絶出於唐以後者以其詞必已出不蹈襲前人而又自然也蹈襲者非剽竊言語但體製相類筆力相似皆是也斯言甚足以救今日之弊

劉原父嘗謂歐九不甚讀書歐陽公亦謂原父文章未佳古人各以其短相箴規其長自見耳非後世相傾之謂嘗讀原父所行修書制詞可謂高出一代相傳食頃草九制各得其體豈獨長於此耶

宋朝王氏文章之盛出於一時者臨川王安石介甫王安禮和甫王安國平甫介甫之子雱元澤侯官王回深父王向子直王冏容季皆一家又有揚州王令逢原並稱大家又有王鞏定國王詵晉卿王無咎補之

稍後有王適子立蘇頴濱壻也

自古典籍廢興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謂秦火為一厄王莽之亂為一厄漢末為一厄永嘉南渡為一厄周師入郢為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畧者為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校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復猥雜張其數耳七畧之

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羣撰具焉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尚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為四庫開元著録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後備加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黄巢之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削

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
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實爾慶歷崇文總目之書三
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畧頗有不及參互乘除所
亡益者何等書耶洪容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
十種書十亡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以
爲歎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
日之内三詔並下四方奇書由此間出見於著録者
溢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館閣高宗渡江

書籍散逸加意訪求淳熈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
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於崇文而新籍蕪之至于
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元氏亦有儲蓄至我朝文獻
日新今秘閣所有者多宋元之舊間有手抄予初入
館時見所蓄甚富若文苑英華大書尚有數部正德
間梁厚齋在内閣援用監生入官始以校正為名而
官書乃大散逸于外矣為之浩歎因記歷代故實于
左

蕭何入秦收圖籍
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藏之秘府
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等
書
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書詔光禄大夫劉向等
校定每一書畢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

光武中興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後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

明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

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刋於石碑為古文篆隷三體書法樹之學門

魏道武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分遣使人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

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貯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顔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于内庫以宫人掌之

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録及還京師遷書東宫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歲給紙墨筆材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

括訪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中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秩

周世宗鋭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民

聞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叅官校讎刊正令於卷末著其名銜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彍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彍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

太宗太平興國初搆崇文院以藏書院之東廊為昭

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庫爲
史館書庫謂之六庫九年又詔以館閣所闕書中外
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録酬奬餘第
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仁宗嘉祐中詔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
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
神宗熈寧中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獻書
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

大亨為將作監主簿

徽宗宣和中詔令郡縣諭旨訪求秘書許士民以家藏書所在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秘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録當優與支賜或有所闕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議加崇獎給還於是滎州助教張頎所進二百二十五卷李東一百六十卷皆係闕遺詔賜頎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又取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閣書目比對所無

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悉善本比
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闗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
高宗渡江獻書有賞故官家藏或命就録鬻者悉市
之又令監司郡守各諭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賞又
復置補寫所令秘書省提舉掌求遺書定獻書賞格
元世祖至元庚辰以許衡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
官書籍版刻至京師
我太祖高皇帝於至正丙午秋命求遺書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敇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

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

送京

牛弘購求遺書劉炫遂造僞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

魯史記等録上送官取賞後事覺坐除名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按秦焚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說者謂易

以卜筮傳若醫藥惟素難最古其次本草雖稱黄帝

然皆漢人以後之書不知先秦所遺者今果何書耶

儼山外集卷十六

儼山外集卷十七

明 陸深 撰

續停驂録下

史記列傳詳於戰國而畧於春秋或以為左氏後出子長所未見故爾然諸儒明言釆世本左氏國語戰國策諸書豈子長自有深意耶宋眉山王當嘗為列國諸臣傳效遷史凡一百三十有四人十萬餘言亦有

贊論人稱其議論純正文辭簡古則子産叔向諸公當無憾矣特令世少傳其書爾

春秋比諸經尤難讀簡嚴而宏大惟其簡嚴故立論易刻惟其宏大故諸説皆通聖人筆削之㫖隱矣事按左氏之的義取公穀之精此兩言乃讀春秋之要法

司馬子長有言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似是未嘗見左傳者

葉石林有春秋傳其序謂左氏不知經公穀不知史其

論過矣大抵左氏以事傳經故詳於史而義畧公穀以義釋經故深於義而事畧各名一家之書也故三傳難於獨行而可以兼考丹陽洪興祖有言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斯言得之矣

孟子為長者折枝枝當解作肢體之肢猶云折腰也枝肢字古或通用

類書起於六朝而盛於唐宋本以簡約便於文字之營

搆令其書頗多煩碎不該反覺費力齊梁間士夫之俗喜徵事以為其學淺深之候若梁武帝與沈休文徵栗事之類唐宋之間則以資科舉應試尤便於詩賦韻脚與剪裁飣餖之用故先輩嗤之以為韻府羣玉秀才是也

朱子注楚詞在今餘干之東山其意蓋為趙汝愚作也復為後語以選古人之辭世有議其去取之未當者蓋楚詞之文至東漢而病矣況後世乎文公之旨則

以無心而冥會賢於不病而呻吟者爾此為第一義也

中山劉禹錫敘韋處厚文集曰公未為近臣以前所著詞賦贊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

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推言利其辯似管夷吾其推賞甚盛矣今處厚之集人間少見信如所序當居陸宣公韓文公之右矣然跡其所論次者亦可為撝文之典要也

高似孫子畧摘取文子精語云神者智之淵神清則知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似有見者但論知却是倒說當曰心者智之府心平則智公

馬記班書並為史家冠冕後有作者不能是過然毀譽

之言殆非一家聊記人倫之鑑其稱馬者則曰太史公書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絶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有若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蹤跡者矣非之者曰以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八種之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全用舊文間以俚俗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譽班者則曰西漢著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作者莫能及其彷彿罵之者曰六帝之前盡竊遷書既不以為

慙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為恥不但互相

短長而已學者將孰據耶

自三代以來廟制各不同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禮

緯又謂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

湯則六廟周祖后稷而宗文武則七廟故天子七廟

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

得過五王肅謂君臣同制者非也夫禹之父鯀嘗郊

矣而不廟文王猶事殷也而百世不遷然則親親尊

尊何說耶

文公論昭穆亦具二說按昭之為言朝也取其向明也穆之為言北也取其深遠也古者宮室皆東向故昭穆之義起於南北而無取於東西也文公謂羣廟之列則左為昭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故中庸章句亦謂之左昭右穆云其論太祖特廟則云生居九重窮極壯麗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以為孝子順孫之心有所不安若然則秦皇漢武之所

為厚葬猶為合理與恐於幽明人鬼之義皆為未精

豈一時有為之言耶

曾子問尸神象也此言極有意義古人用尸以象神正

是欲收斂生者之精神以奉祭與思成羹墻之義合

文公謂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

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着他歆享此近於巫覡之

說

班固贊漢帝系曰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即太上皇

自豐公已上無聞焉其後申屠嘉等議以高帝為太祖之廟文帝為太宗之廟漢之廟制如此未嘗上推最近朴實

婁敬説高祖都關中其論美矣雖子房亦亟是之所謂阻三面而守一隅以制東諸侯此亦秉秦之弊而言爾其詳於内而畧於外甚矣山東諸侯皆吾中原故土施德行仁文經武緯何所不可自今觀之關中形勝乃當西北二邊故漢唐都長安數有兵患皆憖於

東諸侯正難以執一論也

唐張齊賢曰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漢高起布衣無始封祖即高祖為太祖魏晉亦然想當時無禘祭有祫祭而已商周之稷契正如人家門第偶自有人苟無其人何必模倣以自誣其上世也

姚崇宋璟並號名相當玄宗將幸東都適太廟四室壞宋璟則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姚崇則曰太廟屋材皆苻

堅時物歳久朽腐而壊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
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官供
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
如期自行耳玄宗大喜從之褚無亮以為隋文富有
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諂諛
之言耳玄宗亦弗聽自古帝王樂於適已況玄宗乎
但姚崇豈應如此舉措姚宋之優劣於此見矣
漢宣詔尊孝武為世宗夏侯勝議獨曰武帝雖有攘四

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得罪下獄而世宗竟立廟按勝不諱本朝而執議甚堅此可見漢世士大夫質直如此獨存古意不行可也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唐太宗府兵亦有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之制按此法甚善今宜用之於三邊始於軍餘及於土著厚其資糧給之器械則勝兵可得比於鎮兵京卒調遣過之遠甚

南宋名將稱張韓劉岳葉水心論之曰究其勲庸多是削平内寇撫定東南縱有小勝不能補過卒用屈已

講和之策以成晏安江沱之計予以為此責備之詞爾又指其實而議之曰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而諸將自誇雄豪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玩敵養兵無若劉光世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隨意誅剥無復顧惜志意咸滿仇疾互生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此其論宜公矣豈二吳韓岳尚未免此耶及觀汪彥章之奏劾有曰劉光世韓世忠張

俊王瓊之徒身為大將飛揚跋扈不循法度所至驅掠甚於敵人又曰張俊明州僅能少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高宗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其措置要害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為逃遁之計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瓊卒不為用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某朝夕飲宴敵至

數十里間而不知則失建康犯兩浙乗輿震驚者世忠王瓔使之也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光世使之也俊自明引兵至溫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留秀州放軍四掠執縛縣宰以取錢糧雖宸翰名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瓔自信入閩所過邀索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當時事勢若此高宗周旋其間亦難矣彥章欲先斬王瓔以次論法又欲於偏裨中

擇人隂為諸將之代當時偏裨中不知果有出於諸將之右者乎

鼂錯言于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内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設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

本朝丘文莊公濬有言長生邊陲者慣戰而耐苦不徒為國而亦各自為其家皆通論也

後魏經畧江淮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水次倉自此始

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名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至忠之言侃侃綽有風裁惜乎承嘉出於私意一時語塞若有至公之心盡應之曰如彈大夫即白大夫有何不可令制御史有劾坐堂都御史者亦即具呈此尤可見公道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此意雖善而不圓使十旬之内無事可言須强聒耶夫御史之言當考其當否與大小不當拘其疏數與近遠

梁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變姓名可録為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為下篇劉敞兄弟讀其中篇凡一百三十七人予頗愛其有義例不必風猷具姓名亦可也

蘆織席在處有之吾海濵人謂蘆蓆自六朝已有此語

從草從廢名見劉敞傳鄉人謂織席時蘆每飛起故飛聲轉而為蔽亦方言也

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多實少故罕成跡惟有費才力費日月以俟其自定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於河事者亦有賈讓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余闕所謂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故河嘗橫潰為患斯言

也尤為要切似非諸家所及大抵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生於不能達溢生於無所容徙潰者決之小也汎濫者溢之小也雖然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被害尤大者則當其衝也是與河爭也其原蓋由於戰國非一日矣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為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瀕河之處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為溝渠足以容水

然後濬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自商周謂之王制法莫善於此者矣自今更有可論者蓋古者建都皆在西北其地高炕可以蓋藏又即其地之所出者亦少轉輸之費今京師北冀經費咸仰給於東南東南卑濕再歲無糧漕輓以來每石必倍雖使力耕常稔浥爛之餘與船運之費亦已再倍矣求一

年之餘於三年之內比古尤難愚謂冗食不可以不汰而廢田不可以不開區區徒事於東南其禾形之變可勝道哉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此唐玄宗時事說者以為瀘州充貢耳荔枝鮮味不堪遠寄漢和帝時明言南海獻荔枝龍眼則來長安遠矣

宋神宗初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　蘇頴濵文

本朝初總計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當天下九分之一蘇贏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於蘇蘇一州七縣松才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

黄河水異凡立春後凍解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謂之水信二月三月曰桃花水春末曰菜花

水四月末曰麥黄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中旬後曰樊山水七月曰豆花水八月曰荻苗水九月曰登高水十月曰復漕水十一月十二月曰蹙凌水非時泛漲曰客水其勢移𣲖横注岸如刺毁曰劄岸漲溢踰防曰抹岸埽岸故朽潛流刺其下曰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隤曰淪捲逆漲曰上展順漲曰下展直流中屈曲横射曰陘窩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曰拽白又曰明灘其汨起處輒能溺舟者曰蔫浪水水

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黄滅土頗為壤深秋
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
茶之名見於王襃僮約
黄小唐制凡民始生為黄四歲為小
輿地以河南為中而汝寧又居河南之中故汝陽縣北
三里有山名天中云測影植圭莫準於此
予為國子司業時彭幸菴澤以太子太保為都察院左
都御史欲舉曹端從祀夫子廟庭以為本朝理學之

冠子時不敢主張予亦不甚知其為人及來提學山
西始訪求之端字正夫别號月川澠池人永樂戊子
鄉舉已丑中副榜仕為霍州蒲州學正後卒葬霍州
髙氏原正統間蒲州謝御史琚記其祠堂有曰聖朝
道學大明崤澠之間有月川曹先生出焉自幼以聖
賢為已任其言曰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
之中老氏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嘗著家
規輯畧釋太極西銘通書又作存疑録夜行燭編儒

家宗統譜撰月川詩圖孝經有述解性理有文編孝親弟長崇正厚倫其稱述如此又按辛菴西歸時曾東河南巡撫都憲李梧山先生克嗣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先生至於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先生少負奇質知讀書即慕聖賢之學修己敎人治家事親奉先化俗率自躬行心得以推行之為霍蒲二庠學正三典陜西文衡四方學者從之甚衆虛往實歸

各有成就河東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先生再典霍庠教也霍人事先生如父母既而卒於霍遂留葬於彼吾蘭翰林編修卓菴黄先生過澠池拜其祠而詢其墓所僉曰在霍卓菴嘆曰狐死正丘首老先生一代名儒魂魄獨不思故鄉乎遂捐貲屬縣尹並乃郎琇等移葬澠池今其子孫有為省祭官監生者而其所著書不下千種藏於家亦有刊行傳布者又曰曹先生子孫門祚衰薄遺書亦恐久而散亡矣據所稱許葢

好學篤信之人其於斯文道統之所繫者竟何如也

予少嘗得其所著四書詳説者要皆羽翼朱傳似亦

舉業之書也嘗訪其遺書并考論之彭東所指卓菴

即黄諫廷臣先生也

異端文字不能不作要有體裁揭文安公徯斯嘗爲元

宗室作長明燈記有曰夫燈者所以繼日月之明也

日雖至明而不能恒乎夜月雖至明而不能燭乎晝

故必假膏火以濟其明日月之明不可已而膏火之

明亦不可已譬猶人君之治天下雖極明盛不能徧觀必假乎臣以達乎明而被乎物故天下不可一日無明君亦不可一日無賢臣其文暢達可以為法

東漢淮瀆廟記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水出平氏始於太復潛行地中見于陽口立廟桐栢春秋崇奉災異告愬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甲郡守奉

祀齊潔沉祭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至遣行
承事簡畧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
合德仲尼慎祭常敬神在若淮則大聖親之桐柏奉
建廟祀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飾
治華蓋高大殿宇整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
廷弘敞宮廟高峻祇慎慶祀一年再至躬進三牲執
玉以沉為民祈福靈其報祐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
獸碩茂草木紛紛黎庶賴祉民用作頌其詞曰泫泫

淮水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𣁋濟遠柔順
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晝夜不舍明哲所取實為
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如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
其德惟前廢弛匪功匪力災異以興陰陽以忒陟彼
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其降福雍雍其和民用
悅服穰穰其慶年穀登殖望君輿馬扶老抑息慕君
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賜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于
萬億按漢碑之傳世完好能讀如此者鮮矣或云浚

儀吳炳嘗重定其文而書之

論語詩書執禮傳者云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似費分疏愚恐執字有誤疑即埶字耳埶藝古通用所謂游於藝也不知是否執禮之文再無經見况子不語怪力亂神與此章互相發各是四者按古稱六經亦謂之六藝此之雅言或是詩書禮樂耳蓋易具性命子所罕言樂一埶也故又曰成於樂

吳幼清曰兵農既分制雖非古然兵受廩給不耕而食

雖勞而不怨民出賦稅免於征行雖貧而不勞若夫募兵之法懸以重賞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十備戎行五十免軍役此可謂通論於今可行

盤盂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六篇名見漢書田蚡傳

中庸雜出戴記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今獨行與六經並晉戴顒嘗傳中庸梁武帝為中庸講疏然已有知中庸者矣非但始於宋也

俞永華亭人洪武中知汝州魯山縣首革吏弊決積訟

修學校親為諸生講說經史正句讀校文理士風翕然以盛陞禮部主客司主事見河南通志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外集卷十七